

文壇雜憶

卷十八

士中題



文壇雜憶卷十八目錄

平湖顧國華輯錄

薛大元先生撰稿三則

(一) 李公樸在沈星海追悼會上

(二) 丁玲談紅樓夢

(三) 詩家余叔文

劉敬坤先生撰稿五則

(四) 國立東南大學與中央大學

(五) 繆大書箱的晚境

(六) 汪辟疆

是三級教授

(七) 畢仲翰與曾昭燏

(八) 西方名士「樓光來」

彭古丁先生撰稿一則

(九) 略記段瑞芳校長

陳承融先生撰稿三則

(十) 趙樸初執教袁倫中學

(十一) 郭沫若在滬鬻字

(十二) 賴紀雲興中

華文化茶會

徐炳煊先生撰稿一則

(十三) 蔣經國的一個側面

過常德先生撰稿二則

(十四) 我的父親過旭初

(十五) 吳清源與過旭初

田遨先生撰稿二則

(十六) 郭沫若題詩遭議

(十七) 郭沫若序改一字

周退密先生撰稿一則

(十八) 朱太忙遺詩

錢春綺先生撰稿五則

(十九) 紀德與蘇聯

(二十) 趙樸初立遺囑捐獻遺像

(二十一) 詩人綠原在獄

中自學德文

(二十二) 旅沪犹太作家白綠黑

(二十三) 漫畫舊上海的奧國

画家許福

姚迅先生撰稿二則

(四) 名画家凌文淵

(五) 旅台画家姚梦谷

王正佛先生撰稿一則

(六) 早期留日老前輩王月湖

金千人先生撰稿一則

(七) 近代藏書家金涛

陳福田先生撰稿四則

(八) 苏渊雷前輩

(九) 秉志教授之哭

(十) 陶亮生教授

(十一) 陳仁炳

教授

何济翔先生撰稿一則

(一) 讀《天怒》感賦

張聯芳先生撰稿一則

(二) 有吳泡茶與茗壺的兩本珍籍

詹焜炆先生撰稿一則

(三) 汪東吊汪精衛詩

祝晨曦先生撰稿二則

(四) 祝靜遠與《雙泪碑》

(五) 我所知道的孫增太

萬人俊先生撰稿一則

(六) 婉容墓與《婉容詩》

胡邦彥先生撰稿二則

(七) 民國初期總統府之秘書厅

(八) 補談揚州二方

林乾良先生撰稿五則

(甲) 西泠四英中吳潮之謎

(乙) 為何西泠十年未有長

(丙) 西泠印社

老社員中的疑問

(丁) 《西泠印社志稿》之謎

(戊) 丁氏八千卷樓

孫洵先生撰稿二則

(己) 端方做了一件好事

(庚) 誰是「旧聞記者」

畢華珠先生撰稿一則

(辛) 曲學大師吳梅軼事

于曙暉先生撰稿一則

(壬) 況頤周父子軼事

顧國華撰稿一則

(癸) 記周瑞深先生

后記

文壇雜憶卷十八作者簡表
附惠贈編者的第六批書畫

(一) 李公樸在洗星海追悼會上

(薛大元)

李公樸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暗殺至今已五十^五周年，而未見報刊上有任何一篇紀念文字發表。我寫此短文回憶，聊作紀念。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月三十日，人民音樂家洗星海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仅四十歲。噩耗傳來山城重慶文化界人士即於十一月十一日舉行星海追悼會於某會堂，為防止特務搗亂，凡參加追悼會者，均須凭通知入場。追悼會由昆明來重慶出席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并被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李公樸負責籌備并主持。追悼會原定晚七時開始，而參加者已在六點半陸續入場。參加者無分名人或非名人，皆自擇座位落坐。在開會時間前十分鐘，負責在門口糾察之工作人員跪來對李先

生說：「門口有佩掛國民黨中央黨部徽章的青年，自稱是洗星海的崇拜者，堅決要求入場，并說他掛着中央黨部徽章，只是為了職業並作為保護色而已。他苦：哀求入場。我們不敢隨便放人進來。」李先生想了一想說：「這個人如果是來搗亂的，他就不會掛着中央黨部的徽章了，也不會一個人來，更不會向我們苦：要求，就讓他進來吧。他即使是壞人，讓他進來受點教育也好。」我對李先生說：「我出去看：」情況再說罷。李先生說：「不必，我們要相信真正的壞人是不多的。」這個中央黨部的青年由糾察送入會場時，眼睛里含着淚水，李先生親自同他招呼後，給他在最后几排找到了一個座位。追悼會：場除了在台正中掛着一幅星海的遺像並摆了幾盆鮮花外，凡輓聯花圈之類一概沒有。會上也沒有司儀，七點一到，李公樸隨即宣布追悼會開始。他說：

「今天我們是用星海的救國歌聲來悼念星海，我們唱起星海的歌來提高我們的愛國精神和加強我們的鬥爭意志，這就是我們最好的悼念星海的儀式。」他只短短的說了這幾句話後，舞台上就出現一支影劇界的合唱隊，唱起力揚所作的《星海悼歌》。接着先後由幾個群眾組織和大學生組織的合唱隊，演唱了星海作的《救國軍歌》、《中國青年進行曲》、《二月里來》、《太行山上》、《到敵人后方去》、《游擊軍歌》（此曲不是賀綠汀作的《游擊隊歌》）等，最后在《保衛黃河》歌聲中結束。此時李公樸宣布追悼會結束，並要求到會者听他的口令：「向後轉！」從最末一排起，一個一個的齊唱着《救國軍歌》，魚貫而出，自始至終，秩序井然，而「檐口對外，齊步前進」的歌聲，也久：迴蕩於山城之夜空，像這種形式之追悼會，除這樣簡短的幾句講話代替冗長之悼辭，像這般肅穆

激昂的悼念死者的氣氛，像如此從頭到尾，有組織有秩序的追悼會，數十年來我仅此一次，順便一提者，《辭海》中有「李公樸」之詞目，說「李公朴（一九〇〇至一九四六）江蘇揚州，生於鎮江」，誤矣，李公朴於一九〇二年出生，在江蘇武進縣湖塘橋，十三歲隨其三兄李公愚到鎮江，合興盛京廣洋貨店做學徒，三年半滿師為店員，故李公樸之原籍及出生地都是江蘇武進縣，今借此文之便，順為《辭海》作更正如上。我與救國會之「七君子」中的史良、李公朴都相熟，其出生年及出生地和他任鎮江之經歷，均係李先生親口所述，絕對無誤也。

（二）丁玲談紅樓夢

（薛大元）

丁玲從未在公開場合講過《紅樓夢》，亦從未在報刊上發表過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但她應邀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七日在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俄文係講文學創作上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關係）時，她曾講到《紅樓夢》。我尚保存有當時的記錄，茲先整理出一部分，以供諸同好。丁玲說：中國人一向把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稱作「第一才子書」，但《紅樓夢》的文學價值，是超過了《三國演義》的。舒賈寶玉未說，他對青年女性的愛情是不是濫了，如果這樣認為，就不能理解賈寶玉為什麼最後棄家做和尚了。須知寶玉出家做和尚，不僅是對他這個鍾鳴鼎食的簪纓之家的決裂，也不僅是他對當時婚姻不自主，愛情不自由的抗議，而且這也是一種「殉情」。殉情，不一定要去死，做和尚也是一種「殉情」。寶玉對所有的姑娘都愛，這種愛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里對女性的尊重和愛護，如果沒有這個立足於平等觀念上對女性的尊重和愛護，就談不到對林黛玉的愛情。他對所有姑娘們

的愛是兄弟姐妹般的愛，不僅有寶釵、湘云這些主子，還有襲人、晴雯、平兒、鴛鴦這些奴隸，這與他對黛玉的希望能與她結為終身伴侶的愛情并不矛盾，因為寶玉能對所有青年女性的尊重和愛護，才能說明寶玉對黛玉的愛情觀念是純真的，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來談愛情，那么就只能是把美麗的女性當作男人的玩物或洩慾器了。」至於寶玉在眾多的姑娘中，獨把黛玉作為理想的伴侶來追求，是因為黛玉除了有一般姑娘的美麗、純潔、天真以外，還有在思想和情趣上兩人心心相印的一面，他們就可以成為各自的知心人，這不是寶釵和湘云所能及，得到黛玉的，如果不是這樣，寶玉就不會在情感上死戀着黛玉。」寶玉對女人有「三變」說，女孩子兒家未出嫁時是顆無價之寶，出了嫁變出許多不好毛病，珠子沒有光彩寶色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顆珠子，

竟然是魚眼睛了。從這個「三變說」里，可以看到寶玉為什麼厭惡那些媳婦們和老婆子們了。寶玉愛的是美麗、純淨、天真，即不失其女孩兒家真性的姑娘。如果姑娘一嫁人，性氣就變了；一到老變得完全沒有原來的純淨的真性了。曹雪芹寫了《紅樓夢》的前八十回，高鶚寫了後四十回。高鶚寫的后四十回是忠實於曹雪芹的原著，按照前八十回的思路來寫的。他是有功績的。《紅樓夢》的前八十回里，在情節上有不少伏筆，預示着人物的結局。例如巧姐下嫁到鄉下，探春遠嫁到海疆，襲人嫁給了蔣玉函（琪官），惜春之做尼姑修行，寶玉在中舉后出家做和尚等。在前八十回都是有伏筆的。伏筆是寫長篇小說必不可少的一個寫作方法。坊間還有一些本子，不是高鶚作的，在內容上已失去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意圖和設想了，不值得去看。

四十年代有一

本寫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的劇本，作者朱彤。劇本的書名是《郁雷》。朱彤把這麼多的故事情節，壓縮為一本劇本，很不容易。他是把《紅樓夢》讀透了才能寫得出來的。我有過一本，丟失了。你們到舊書店去淘：看，有沒有這本書買。淘到了，也給我買一本。

(三) 詩家余叔文

(薛大元)

詩家余叔^文，號餘子。皖之來安人。夙承家學，不樂仕進。抗日戰爭初，叔文創辦《鐸報》，以四言詩為發刊辭，辭氣激昂。有句：「中華志士，豈肯甘休。」揭竿投袂，誓殄日酋。又有句：「文人筆伐，武士怒吼。氣壯山河，精神抖擻。」慷慨之辭，溢於帛上。叔文晚遭屯蹙，年七十有六，始定居於滁州。庚辰龍年（一九九九年）無疾而終於寓所，享壽九十。生前曾作《吾生篇》，亦四言古詩。首謂：「吾生行艱，輒與意左。觸處皆非，所歷坎坷。」次言其志。

久安鯨獨弃絕財貨虛室無塵恩怨不作入眼無力風花自墮有興題
詩閑愁盡破又次言其脩心養性以終余年之道習靜凝神永日頽坐
與世不爭任人面唾燕雀無猜時來伴我老尚柔弱禮尚知過況我刑
餘更應避禍最后則以五鼎終烹五柳高卧幸甚至哉不頑不懦四句
結之全詩凡四十八句既涉身世則亦悱惻溫馨而終有惆悵無奈心
有不甘之情在焉叔文為詩以五言古詩為多而尤致力於舉世不為
之四言詩家沈心易嘗論叔文之詩大抵以陶為宗而亦間廁以魏武
沉郁之氣讀其（吾生篇）信之 丁卯兔年（一九八七年）仲夏我專程自
六安至滁州造訪叔文啜茗品詩快何似之叔文謂其壯步嘗讀少陵
詩覺其指事言情詞意簡遠語自身則出處去就患情感激矣時政則
鋪排終始論列將來忧國忧民更不妄作感時述事舉類詳明后人故

稱之為「詩史」，實當之無愧。至若清初吳梅村，以曠世之逸才，遭易代表亂之際，飽經忧患，怵目惊心，其所作歌辭，多系紀事之作，蒼涼悲壯，其時有人私譽為「詩史」，亦無不可也。叔文遺詩，由其婿滁州朱學森君刊行《餘子詩集》，四言五言各一卷行世，值茲叔文謝世二周年之時，余述此以作為對叔文之紀念。

(四) 國立東南大學與中央大學

(劉敬坤)

一九一五年，我國首次在全國設立五所高等師範學校，即北京高等師範、南京高等師範、武昌高等師範、廣東高等師範、成都高等師範。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步驟。一九二一年，江南名流黃炎培、蔡元培、蔣夢麟、穆藕舫等人上書北京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請教育部改南京高等師範為國立東南大學。教育部雖同意此建議，但以